



金陵春

吱吱 著

猫系少女成长记



爱你，从来都不是一场错误

白金大神继《庶女攻略》
后全新暖心力作



起点超高人气推荐**TOP1**

第十四届华语文学
传媒盛典获奖作品

赠 × 当红插画家**呀呀**倾情手绘唯美海报 × 超萌猫爪元气卡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吱吱·著

金陵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春. 陆 / 吱吱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24-4

I. ①金…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1243 号

责任编辑 陈 潇
封面绘图 呀 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版式 吕翡翠
责任校对 陈 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金陵春 陆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 347 千字
印张 18.25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24-4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129	117	098	084	065	049	034	018	001
—	—	—	—	—	—	—	—	—
第八十九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一章
外放	生非	新人	弹劾	覲见	回门	分家	洞房	出嫁

276	262	244	228	211	193	177	161	145
—	—	—	—	—	—	—	—	—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章
宫变	真假	警惕	周岁	放榜	抽身	粹然	晋升	麟儿





第八十一章 出嫁

程家四房十月初抵达了京城。

周初瑾和周少瑾得了信，抱着官哥儿由丫鬟们打着油纸伞就迎了出来。

关老太太一下马车就看见了被大红襁褓包着的官哥儿，没等周初瑾姐妹给她行礼，已“哎呀”一声责怪道：“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把官哥儿抱了出来！就是讲孝道，也不是这么个讲法。这要是把孩子冻着了可怎么得了！快，快，还不把官哥儿抱回去。”

乳娘朝周初瑾望去。

关老太太呵斥道：“还看什么看！是大人要紧还是孩子要紧？”

乳娘这才不敢怠慢，忙用斗篷遮了孩子的脸，匆匆回了上房。

关老太太的目光这才落到周少瑾和周初瑾的身上。两人盈盈屈膝，已经泪盈于睫。

久别重逢，关老太太的眼眶红了，一手携了一个起来，左右打量着道：“好孩子，你们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姐妹俩的眼泪滚滚落下，给程沔和沔太太行礼，称着“舅舅”和“舅母”。

程沔眼睛湿润，别过眼去。沔太太则擦了擦自己的眼角，忙道着“不必多礼”，姐妹俩这才上前，准备和程沔、顾十七姑见礼，谁知道抬头却看见后面的马车里走下来的程沔、程诺和吴宝璋。

周少瑾和周初瑾面面相觑。

顾十七姑在她们耳边小声解释道：“汶叔父说要带着程诺和吴宝璋来京城喝你的喜酒，我们还以为他只是说说的——自长房和九如巷分宗，汶叔父就受财务困扰，来京的费用不低。谁知道汶叔父却真的决定进京，我们今天一早在通州镇的客栈里遇到了，总不能撇了汶叔父，偏生来你们这报信的管事已经出发了，只好结伴

过来了！”

周少瑾直皱眉，和姐姐交换了一个眼色，迎了程汶等人进门。

程汶等周初瑾姐妹给他行了礼，就背手站在前院的抄手游廊上四处打量起来，道：“这宅子真不错，清幽雅致，一看就是我们江南人的手笔。都说周姑老爷在任上干得好，我还不相信，可把这宅子一看，只怕怎么也值个五六千两银子，看来可不是一般的好！四婶婶，您可有福气了。”

说得好像周镇贪墨了似的。

关老太太面色一沉，毫不客气地道：“周家到了姑老爷这一辈，已经有两代人做官了，这点家底总是有的。这大侄子，这里可是京城，有些话能说，有些话可是不能说的。”

程汶讪讪地笑。

吴宝璋没等程诺开口已逞强地出头道：“老安人，您别生气。我公公向来是个有口无心的。不过是看着这宅子漂亮，很是羡慕而已。”然后上前想去拉周少瑾的手，对周少瑾道：“少瑾，我还以为你离开了金陵城之后我就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还能送你出阁，这可真是难得的缘分啊！”

周少瑾整了整鬓角，正好错开了吴宝璋的手，笑道：“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大家去屋里坐吧！”

“对，对，对。”沔太太笑着跺着脚，道，“这天气可真冷！”

大家嘻嘻地笑，廖绍棠陪着程沔、程汶、程谥和程诺去了外院的书房，周氏姐妹则陪着关老太太等女眷去了上房。

吴宝璋默默地站在一旁打量屋里的陈设。

院子里的雪透过玻璃映进来，屋里明晃晃的。一尊冰裂纹的青色哥窑花觚立在窗台上，插着一大蓬粉色、紫色、红色的木芙蓉。清一色的墨漆家具，整洁又大方，炕桌上摆着一套梅花凌寒的粉彩茶皿，落地罩挂着烟霞色的绡帐，银杏叶的帘钩坠着深紫色的流苏，墙角景泰蓝的大花盆里养着的黄色蜡梅或含苞欲放，或争艳吐蕊，散发着阵阵清香。

吴宝璋嘴角微颤。周少瑾，可真是好命！

从程许手里逃出来，最后竟然嫁给了程池。

那个相貌俊朗，气度雍容，把程许和程谥都甩了几条街的程池……

吴宝璋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

不知道程许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是怎样的一副表情。还有那个外表看上去谦逊谨慎，骨子里却高傲自大的程谥，又会怎么想呢？

如果能看看程许和程谥的表情就好了。吴宝璋不禁笑了起来。

她在九如巷快要疯了，原本只是想借机到京城来玩一趟，可现在，她发现了更好玩的事。





九如巷的四房和五房都来参加周少瑾的婚礼了，人多口杂，会不会把周少瑾从前的事说漏了嘴呢？

吴宝璋眯着眼睛，目光显得有些晦涩不明。

周初瑾冷眼旁观，决定把吴宝璋弄走。她悄悄地出门，吩咐商嬷嬷：“汶五爷可说了什么？我们这边的宅子太小了，住不下这么多人，你让向管事看看附近有没有房子，租一间给汶五爷一家住下好了。”

商嬷嬷应声而去。

周少瑾端了冻梨进去给关老太太等人尝，道：“这是北方特有的，过些日子结了冰更好吃。这个您先尝尝。若是觉得好，我就让她们到时候多冻一些。”

关老太太年事已高，只是尝了一块，笑着赞了几句，就问：“听说郭老夫人住在朝阳门四郎那里，我想明天过去看看她。”

周少瑾恭敬地应“是”。

沔太太看着她一副小媳妇的样子，眼眸含笑地把周少瑾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对关老太太笑道：“娘，这可如何是好？我们怎么称呼少瑾啊？”

周少瑾脸色一红。

关老太太笑道：“这有什么难的？长房和我们分了宗，那就是各论各的了。少瑾没出嫁之前按周家论，出了嫁自然按程家论了。”

沔太太就打趣周少瑾：“这‘外甥女’也喊不得几天了，我可得好好把握机会，使着劲儿地指使指使少瑾。”

周少瑾赧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顾十七姑就在一旁打趣道：“祖母，我们可亏大了。少瑾出嫁的时候我们这边是长辈，要给少瑾添箱。少瑾嫁到程家之后，她是长辈了，按理是要给我们见面礼的。结果您要过来给少瑾送嫁，朝阳门那边的认亲我们是去不了了，这见面礼也没了……”

关老太太闻言笑道：“就你这账算得精细。不就是见面礼吗？你等会儿到我首饰盒里挑两件首饰去。”

顾十七姑嘻嘻笑着向关老太太道谢。

有小丫鬟进来说箱笼都搬到了各自的屋里。

周初瑾姐妹俩忙一左一右搀了关老太太去了东厢房歇息，又见关老太太已有些疲惫，便交代了午膳的时间，就起身告辞了。

顾十七姑送她们出门，周少瑾这才有机会兴奋地挽了她的手。

顾十七姑道：“等用过晚膳我服侍祖母歇下之后再找你说话。”

周少瑾笑着点头，道：“我沏了大红袍等着你过来喝。”

商嬷嬷就快步走了过来，道：“二小姐，汶大老爷跟过来的小厮说了，他只是过来看看，晚上会去朝阳门那边落脚，就不卸箱笼了。我就给汶大老爷身边服侍的送

了些热茶热水过去。”

这样更好了！吴宝璋若要整出什么幺蛾子，让郭老夫人或是程箬去收拾她。

“如此甚好！”周少瑾笑着吩咐了商嬷嬷几句，和周初瑾去了上房。

吴宝璋正站在落花罩前赏着蜡梅，听到动静回头笑道：“这蜡梅种得可真好！这个季节就开了花，是少瑾种的吗？”

周少瑾笑道：“不是，是我从丰台买回来的。”

吴宝璋神色间闪过一丝尴尬，但很快又恢复如常，笑道：“丰台那边有很多的花农吗？少瑾妹妹常去吗？可惜你就要成亲了，不方便随意走动，不然我们可以一起去花市看看。我也很喜欢养花的。”

周少瑾笑道：“是啊！只怕两人的时间难得凑到一起。”

颇有些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思。

有小丫鬟进来禀道：“汶大老爷要走了。”

吴宝璋起身告辞。

周少瑾送了她出门，心里却嘀咕：池舅舅说花园的事都查清楚了，吴宝璋却什么事也没有，是池舅舅手下留情呢，还是她所涉之事不足以让她受到惩罚？

等到了晚上，周少瑾和顾十七姑说着体己话：“阿朱生了个儿子。姑爷对她极贴心，就是范家的规矩多，让她有些苦恼。不过姑爷愿意在她面前伏低做小，如今她又怀了身孕，一时间也没空伤春悲秋的。只是没想到她会是我们中间最早一个做母亲的。范家的子嗣虽然旺盛，可阿朱他们那一房却单薄，如今她婆婆可是把她捧在手心里怕化了，不知道对她多好呢！”

顾十七姑不免感叹：“我什么时候也能像阿朱那样生几个孩儿就好了！”说完，又想着周少瑾还是未嫁之身，顿觉失态，脸红如霞。

周少瑾抿了嘴笑，告诉她：“笄表姐前些日子和笙表姐去了红螺寺，说那儿求子最最灵验不过，你哪天也可以去敬个香。”

她这么随口一说，顾十七姑还真起了这个心思。等到程箬过来给关老太太问安的时候，顾十七姑就把她拉到了周少瑾的屋里，问起了去红螺寺的事。她俩甚至还捎上了程笙，三个人决定明天去京城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大师那里算上一卦。

周少瑾听了直笑，道：“你们别乱来。这命是越算越薄的。”

顾十七姑闻言打趣她：“这话是有人教的吧？我怎么记得以前有人遇见菩萨就下马，比我还盲目呢？”

周少瑾面孔通红，磕磕巴巴地道：“谁说是别人教的？我自己想的不行吗？”

这下不止顾十七姑，就是程箬也看出点端倪来。她低声嚷起来：“我就说，老夫人选了你做儿媳妇，肯定是因为池叔父也看你顺眼……”

周少瑾被那个“选”字说得一愣。

程箬就笑道：“原来你还不知道啊！亲戚圈里已经传遍了，说是原来泾伯母看





中了方家的六小姐阿萱，想给她和池叔父做媒的，结果老夫人却相中了你……”

周少瑾急了起来，道：“亲戚间都传遍了吗？”

程笏不以为然，道：“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周少瑾默然。

顾十七姑心里却想，这话多半是池叔父怕有心人利用少瑾敬畏神佛之心引诱她上当受骗，才对她说的。可见池叔父不仅仅是看得顺眼，只怕是看中了少瑾。

这人的一生可真是说不准。谁又料到少瑾会嫁了池叔父呢？

顾十七姑感慨着，还是决定和程笏、程笙一起去算一卦。

在朝阳门的大宅子里，程汶披着件宝蓝色织祥云宝瓶纹的斗篷，志得意满地走进了自己居住的客房的院子。他对程诺道：“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你池叔父明天就有可能回京城了，我决定把裕泰票号的股份盘出去，让你池叔父给我在京城找点事做，我暂时不回金陵了。”

程诺愕然。

程汶道：“等我在京城赚点银子再回去也不迟！也免得整日听你母亲絮叨。”

程诺低下了头，吞吞吐吐道：“那池叔父会帮我们吗？”

“怎么会不帮？”程汶信心十足地道，“你池叔父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不然他也不会拿出那么大一笔银子给长房分宗了。虽说那是公中的钱，可不也有你池叔父的三分之一吗？从前在金陵城碍着家族名声、身份地位，我是什么也不敢做。这次我可看清楚了，我们南边不是丝绸就是茶叶，我准备开个茶叶铺子。反正九如巷搁在金陵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整天有人盯着，在京城这样的人家多了，有眼睛的都盯着皇宫内院看，谁还有空看我们啊！我这次决定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等你池叔父的婚礼办完了，你就和你媳妇回金陵服侍你娘去吧！”

程诺心中很是挣扎。这样一来，父亲会不会把外室接到京城里来呢？

吴宝璋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原本不想搭理，但想到公公就住在隔壁，最后还是上前笑吟吟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程诺很不喜欢吴宝璋，而且是越来越不喜欢。家里的仆妇都在传，说吴宝璋未出阁的时候喜欢上了程轶，还和他有些暧昧……他也有些懒得理她！

但程诺素来耳根子软，架不住吴宝璋低眉顺眼地问，还是把心中的担忧告诉了吴宝璋。

吴宝璋不禁在心里大骂程诺是个笨蛋，这还用说，她公公肯定是打着把外室接到京城来的主意。

吴宝璋道：“这事你得求了泾伯父，现在只有他管得住父亲了。”

“求泾伯父？”程诺畏畏缩缩，有些胆怯。

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了，还在那里害怕！吴宝璋更瞧不起程诺了，她道：“要不

我去求求泾伯母好了。听说她为人很和善。”

照理，这件事去求郭老夫人更好。可郭老夫人的目光锐利如刀锋，吴宝璋在她面前总是有点不自在。何况，她还有点私心。那个方萱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是能打听清楚了，回去和识大奶奶也有话说。

程诺从来都不知道吴宝璋心里在想些什么，闻言只觉得吴宝璋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忙不迭地点头。

吴宝璋不屑地走了出去。

在离朝阳门不远的一个小酒馆的后巷，搭着个雨棚，凌乱地摆着几张桌椅，程池和石宽就着一瓶晶莹剔透的葡萄酒、一碟花生米、一碟五香豆说着话。程池道：“当初只觉得石兄谈吐有物，见识不凡，没想到石兄居然是四皇子身边的人……石兄既然不能来喝我的喜酒，我和石兄先庆贺一番好了。以后有机会，还请石兄光临寒舍！”

石宽矜持地笑。他也觉得自己和程池挺有缘的，举了程池带来的琉璃杯，一饮而尽，说起了程池的宅子：“大家都说十分气派，子川兄好手笔。”

程池苦笑，道：“拿了母亲的体己盖的，也算不得什么本事。如今又管着河工上的事，就更不敢踏错半步了。只盼着什么时候能早点调回京来就好。我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让我母亲含饴弄孙了！”

“这倒也是！”石宽笑道，“听说杨寿山调用了数十万民夫，准备疏通黄河。子川兄这个时候离开河道总督府，怕是有些不明智。”

程池笑道：“数十万民夫，是那么好征调的吗？何况今年虽然冬天冷，却是闰四月，只怕春天来得早，没等数十万民夫抵达黄河岸边，就要春耕了……”

石宽听着不由得挑眉，道：“没想到你还懂历算！”

“不过是爱好而已！”程池不以为意地笑道，“也不是算得很准。”

石宽道：“子川兄是想从中脱身而出吗？”

“倒也不是，”程池给石宽又倒了杯酒，道，“我既得了宋阁老的推荐，怎么也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不过是杨寿山刚刚接了谷景玉的手，想做出番新气象来，有些操之过急，不是好时候。我想避一避风头罢了。”

石宽想了想，道：“袁阁老不是你们家姻亲吗？你可以走走袁阁老的路子！”

程池苦笑，道：“袁阁老和宋阁老不和！”

石宽听了神色间也颇为无奈，想了想，道：“要不，我帮你牵条线吧，吏部的侍郎王简和我有些来往。不如找他，随便寻个什么借口把你给调回来，等到开了春，黄河那边的事差不多了，你再去济宁也不迟。横竖你挂着工部水司员外郎的衔，倒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想起来了，西苑太液池的荷花这几年都开得不好，直殿监的人让司苑局的人去看了看，说是要清淤。皇上准备让工部来承办这个差事，我看你不妨用这个做借口回京来办趟差。”他压低了声音，道：“可能会让太子爷来监理。”

程池并不动心，笑道：“我主要是想避开这次黄河的疏浚，其他的倒没有多想。”





石宽仔细地打量着程池，觉得他所言非虚，心中大为欣赏，道：“子川兄是真君子。”

程池笑道：“君子、小人不过是一线之隔，此时我欲赋闲在家，自然是君子；若是此时我想仕途平坦，亦不妨做做小人！”

石宽大为赞赏，举了杯敬程池，道：“子川兄胸襟如海，我等不及。你回京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口气极大。

程池的目光闪了闪。他和石宽在那小酒馆后巷盘桓了快一个时辰，喝得舌头都有些打战了，这才把剩下的两瓶酒都给了石宽，两人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可程池一上马车，原本有些迷离的目光立刻清明起来。回去以后，他让怀山带了重礼去拜访石宽，并吩咐道：“就说请他代为周旋，西苑的差事就算了，能让我回京休息几个月，正好把亲事办完才是正经。”

怀山离开后，清风进来禀道：“四爷，这大老爷听说您回来，非要见您一面不可……”

毕竟是自家的亲戚，程池请程汶在书房里坐了，让清风沏了好茶招待他，自己收拾好了才去见程汶。

程汶见到程池进来，上前就拽住了程池的胳膊，急急地道：“池从弟，我准备在西直门那里租个铺子做茶业生意，你看如何？”

程池笑道：“那得看你有多少本钱。”

程汶红着脸搔着耳朵道：“我准备把裕泰票号的股份盘出去，应该可以凑个万把两银子。”

程池知道他这是想向自己借银子。他沉吟道：“我若是汶从兄，就先找个行家手里再说。这茶叶生意看似简单，其中的门道却多。不说别的，仅明前茶、雨前茶的收售就不简单，若是新茶比别人上得晚了，或是路上耽搁了，这一年的生意也就完了。如果没有分宗这件事，我倒可以拨个大掌柜给你，带几个伙计出来，可如今长房也是元气大伤，只怕是没办法像从前那样帮你了。不过，我好歹在这生意圈子里待了几十年，想办法给你介绍几个大茶商还是可以的，至于掌柜伙计，只能看他们那边有没有好的介绍了。”

这可比借银子给他都要好！

程汶很是感慨，语气真挚地道：“子川，还是你爽快，不愧是做成了大事的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自从你把裕泰票号交给了二房，二房就换了那边的大管事打理，把从前你定下的一季一分红改为一年一分红，这都不说，还把从前裕泰票号的一些老人也赶了出去。我看裕泰票号交到他们手里，迟早是要垮的。子川，你有没有想过回去？我知道沅从兄把股份盘给了三房，我去跟三房说，加上我手里的股，我们两家一起保你当家！你看怎么样？”

所谓的裕泰票号的老人，是指他那外室的兄弟和侄儿吧？

程池笑道：“汶从兄糊涂了，我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怎能再行商贾之事？何况这京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这里待久了，谁还想回金陵，掌握一个小小的九如巷呢？”

“是啊，是啊！”程汶恍然，连声表示赞同，道，“不要说你了，就是我都不想回去了。池从弟，你说，我把家搬到京城来可好？我实在是腻烦了待在金陵城。”

程池笑道：“这是大事，我可不好给你出主意。要不，你先把生意的事定下来再说？家里有了进项，这日子才能过得更宽裕。你搬到京城是来享福，不是来受罪的吧！”

“我就知道池从弟眼界开阔，不是那些陈腐老朽可比的。”程汶高兴地说着，转身就要走，“我得去找找我那几个在京城落脚了的同窗，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门路给我介绍个大掌柜之类的。等我把铺面、人都找得七七八八了，再来麻烦你给我介绍几个大茶商好了。”

程汶连茶都没有喝就走了。

程池望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去了郭老夫人那里，把程汶想开茶叶铺子的事告诉了她。

郭老夫人听着就笑了起来，道：“你是想帮助五房在京城站稳脚跟吗？”

程池笑道：“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郭老夫人点头，说起长房的祭田来：“我寻思着，还是得在京城这边买个小田庄之类的，不然我百年归西之后，你们难道还千里迢迢地去金陵城祭拜我不成？”

程池笑道：“这件事我和大哥、二哥商量商量。”

郭老夫人见程池面露倦色，心疼道：“你快回去好好歇歇。你郭家舅舅他们今天下午过来，你晚上好好地陪着他们喝几盅。”

程池有些意外，笑道：“郭家舅舅他们也过来了？您可得寻思着把他们路上的花费补给他们。”

“这还用你说！”郭老夫人笑道，“不只是你舅舅他们来了，顾家的几位老太爷、老爷、太太、奶奶也来了。还有申家的人，良国公府朱家，凡是接到帖子的都来了。我刚和秦总管在宅子里走了一圈，决定明天搬到东路正房后面的那个汀香院去住。把整个东路都让出来做客房，不然家里只怕是住不下。”

程池不过是礼节性地给金陵那边的亲戚朋友送了帖子，没想到接到帖子的都来了。

他愣了愣，调侃道：“也不知道是我人缘好呢，还是大哥官威重。”

郭老夫人笑道：“不管怎样，人能来就好。”

母子俩就说起搬家的事来。

汀香院就在东路正房的后面，一道小门就能过去。那里曲径通幽，亭台水榭，





是仿着江南庭院的格局建造的，小巧玲珑，精致可爱。这是程池想到周少瑾不爱出门，特意给她修建的一个写字、弹琴的悠闲之处，活泼有余，却因正房和厢房的布置都很疏朗，少了几分庄重，并不适合冬天里久居，特别是像郭老夫人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郭老夫人却不在意，笑道：“不过是暂时住住，就这么决定了。”

程池却想着大家既然从金陵城来参加婚礼，那些太太、奶奶少不得要来给母亲请安，怎么能让母亲住在汀香院？索性叫来了秦子集，让他在郭老夫人住进去之前把正房重新再修缮一番，务必要庄重典雅，大方精美。

杏林胡同那边接到了来宾的名单之后，袁氏气得肝痛，等到程泾一回到家，她就忍不住抽泣起来：“娘这次做得太过分了，四弟成亲，娘竟然给金陵城的那些亲朋故旧全都下了帖子。他们十之八九都会亲自来参加四弟的婚礼。等到我们嘉善成亲，金陵城的只会有礼金来而不会有人来了。当初娘把四弟的婚期定在了嘉善的前面，我心里就隐隐有些担心，可想着四弟娶的是四房的外孙女，应该不会大肆声张才是，心里还存着个侥幸，所以才没有作声的。没想到娘心里根本就没有嘉善……”

从金陵到京城，这一路的费用不低。程池和程许的婚期又隔得很近，那些人除非是来了之后住在朝阳门等到喝了程许的喜酒再回去，不然如果是等程池的婚礼结束之后就回去的话，短时间内不可能进京两次。不要说男子，就是当家的宗妇也不可能离家这么长时间。因此，能留下来住到程许成亲之时的人肯定不多，到时候这婚礼的分量就不同了。

而且朝阳门那边还请了宋景然和章蕙做主婚人，吴家三奶奶做全福人……到时候程许的婚礼可怎么办啊？她还大肆操办个什么劲！

自长房搬来了京城，袁氏的抱怨越来越深。程泾想着她这些年来为他生儿育女、孝敬老人很是不易，有些抱怨也是应当的，多数的时候都是尽量地劝解和包容，但今天这话，却说得有些过了！

他原本带着笑意的面孔渐渐地冷清起来，沉声道：“这样的话你在我面前说说了就算了，却不可在外人的面前提及，哪怕是你娘家的兄弟姐妹们。四郎答应成亲，是件好事。不仅娘高兴，我们这些做哥哥嫂嫂、侄儿侄女的也应该高兴。

“他是嘉善的叔父，本就应该在嘉善前面成亲。至于说到大肆操办，四郎的婚事是我们长房分宗后的第一桩喜事，自然要广发喜帖，宴请所有的亲戚朋友，别说母亲了，就算是换了我，也会一样。若是要怪，只能怪嘉善的运气不好，赶上了四郎也要成亲。

“再就是你的病。过些日子就会有亲戚陆续地过来了。箒丫头和箫丫头都去了朝阳门帮忙，你这个宗妇却不见踪影。你就是强打起精神来也要过去露露面，这

个道理不用我说你也应该明白吧？”

袁氏觉得自己像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似的。“你……”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丈夫。

程泾不禁心中一软，声音变得温和起来，道：“你应该学学二弟妹才是！她拖着个病恹恹的身子骨，却隔三岔五地去给母亲请安，四郎要成亲了，她更是住进朝阳门……阿霖，过刚易折，这个道理你应该懂才是。”

袁氏的眼泪唰唰地落了下来。

程泾叹气，轻轻地把妻子拥在了怀里，低声道：“好了，我也不是在责怪你。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给娘低个头又怎么了？过两天我休沐，我们一块儿去朝阳门看看好了。”

袁氏点头。心里却想起了方二太太，就觉得头也跟着疼了起来。看样子方二太太把这笔账算到她的头上了。她有些虚弱地靠在了程泾的肩上。

程池有点睡不着。想到那个小人儿此时正和他在一个城里，坐马车不过两刻钟的工夫就到了，他心里就像喝了蜜似的甜，胸口也涌动着一股不知名的情绪，像煮开了的水般沸腾不止。

要不要去看她呢？说起来也有月余没有见到她了。他让人送了信去说他回来了。不知道那小人儿有没有想他。

再过二十几天，她就会走进他为她砌成的宅子里，在他的羽翼下生活了……想到这些，程池就难以入眠。他几次起来又睡下，最后苦笑着躺在了床上。

果真温柔乡是英雄冢。他这还没有娶妻就开始犹豫不决了……

此时在榆钱胡同的周少瑾午觉也睡得不安生。

她问商嬷嬷：“四爷真的明年三月才回济宁吗？”

商嬷嬷一边帮她掖着被角，一边笑道：“四爷是这么说的，想必不会有错。”

周少瑾“哦”了一声，乖顺地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却全是程池的一言一笑。

听说济宁府那里很苦的，也不知道池舅舅有没有晒黑，有没有变瘦。

她很想去看看池舅舅。可池舅舅也说了，外祖母他们都在榆钱胡同住着，他不方便来看她了，让她好好吃饭睡觉，只等着他来迎娶她就是了。

周少瑾想着，就忍不住低低地笑了起来，更加没有了睡意。

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还夹杂着程笏的声音：“……她的心可真宽，怎么就睡得着？我出阁的那会儿，可是好几天都没有合眼！”

程笏又遇到什么事了？周少瑾忍俊不禁，叫了吉祥帮她更衣。

她刚披了衣裳，程笏就闯了进来，道：“少瑾，我和顾十七姑约了明天一起去红螺寺上香，你要不要悄悄地跟我们去？”

周少瑾笑道：“你们去就行了，我在家里陪着外祖母。”

程笏觉得有些无趣，道：“还好有十七姑陪着我，要不然可得闷死了！”





周少瑾佯装生气地道：“你到底是来玩还是来送我出阁的？怎么一点诚意也没有？”

正说着，顾十七姑提了个篮子进来了，里面还装着七八双鞋。这是周初瑾托了京城最有名的针线铺子做的，给周少瑾双朝贺红的时候认亲用的。顾十七姑笑着和周少瑾打趣着程笏：“你还不知道她那脾气，只要有玩的，她可是什么也不顾的！”

周少瑾忙道：“鞋袜都做好了？”

“做好了！”顾十七姑说着，吉祥疾步上前接了顾十七姑手中的篮子，低声地道着谢。

顾十七姑笑道：“举手之劳而已，你们不必如此客气。”

周少瑾和程笏就翻看着针线铺子做的鞋袜。女鞋是豆绿色的鞋面，用金丝线绣着方胜纹；男鞋是石青色的鞋面，用银丝儿绣着菖蒲纹。绣工精细不说，用色也新颖而庄重。

程笏道：“这是谁家铺子的手艺？做得可真好。我得了空也去他们家做几双鞋去。”

顾十七姑笑道：“这个我就知道了。要不你去问问大姑奶奶？”

程笏就派了翠环去问。吉祥则提着篮子去了后院放嫁妆等物的库房。

周少瑾说起上香的事来：“只有你们两个人去吗？何不等我出了阁你们再去？听说红螺寺的斋菜很好吃的，你们这样匆匆忙忙的，能玩得好吗？”

“还有三姑奶奶。”顾十七姑笑道，“我们主要是上香，下午就回来了。”

程笏却笑道：“我们这个时候不去哪个时候去？过几天你就要行及笄礼了，接着就是出阁，我还得去朝阳门那边喝喜酒……我算了算，除了这两天，还真没有空闲！”

周少瑾讶然道：“你要去朝阳门吃喜酒吗？”

难道三房有人来喝喜酒？袁氏什么时候和三房冰释前嫌了？

程笏不悦道：“我是要留在榆钱胡同吃喜酒的。可李敬却说，我姓程，他是程家的女婿，没有道理程家叔父成亲，我们却在你这边喝喜酒的。让我在你这边玩几天就和他去程家送贺礼……”

顾十七姑却是个玲珑心肠，闻言就知道了李敬的用意。她笑道：“这样也好。娶媳妇比嫁姑娘热闹。榆钱胡同这边有娘和我，朝阳门那边却只有大姑奶奶几个，可大姑奶奶毕竟隔着岁数，有什么事也不好指使她。你过去了，正好陪陪少瑾。”

程笏听着这才高兴起来，和顾十七姑说起去红螺寺上香的事。

第二天晚上，顾十七姑和程笏从红螺寺回来，笑嘻嘻地说着那里有多好玩。关老太太想着顾十七姑好些日子没有这样活泼过了，大手一挥，道：“那我们就在京城多住几天，等过了年，再回去。”

周少瑾和周初瑾自然是喜出望外。

十一月初四，周少瑾行了及笄礼。

簪子是郭老夫人送来的。赤金镶红宝石的簪子，嵌着两朵并蒂的石榴花，寓意多子多福。

给她插簪的是周初瑾。帮她唱赞的是程笏。

虽然没有大肆宴请，在场的却都是她的亲人。周少瑾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周初瑾也哭了起来。时至今日，她终于无愧于继母庄氏的嘱托，把妹妹顺顺当当地拉扯大，到了嫁人的时候。

沔太太的眼眶也湿润了。

程笏则不管不顾地抱着周少瑾就哭了起来，道：“你还是别嫁给池叔父了，我们从前不是说好了要嫁到一起吗？你跟着我回洛阳去好了！洛阳是古都，有很多传承百年的名门望族的……”

顾十七姑一把就将程笏给拉开了，喝道：“又胡说八道了，小心池叔父知道了再也不让你进程家的大门。”一面说，一面掏帕子给周少瑾擦着眼泪，道：“及笄了，这是喜事。快别哭了。祖母还等着你去给她老人家请安呢！”

程笏嘟了嘴。大家都笑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关老太太那里。

关老太太拉了周少瑾到身边坐下，拉着她的手感慨道：“一眨眼的工夫少瑾也长大了，以后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畏葸不前，遇到事就躲了。成了亲，就是大人，要孝顺长辈，照顾夫婿，教养孩子，和睦亲邻，行事就得有自己的主意了……”

她说了一通为人妻为人媳的道理，周少瑾听着，不住地点头。她不仅送了一块玉佩给周少瑾，还送了一套红珊瑚的簪钗和珠花。

周少瑾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不是上次和郭老夫人去普陀山回来的时候路过富源街池舅舅买给她，她送给了外祖母和沔大舅母的吗？

关老太太呵呵地笑，道：“知道你孝顺。只是我和你舅母有了年月，不是戴这些的时候了。这次你生辰，我们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

她的话音刚落，周少瑾就觉得手上一凉，抬手一看，是那串红珊瑚的一百零八子佛珠。不知道什么时候姐姐已拿了出来，给她戴上了。

“当时我看你那眼神就知道你喜欢这佛珠。”周初瑾笑道，“我留下来就是准备送给你，正好，这一套齐整了。”

周少瑾抱着姐姐的胳膊，不知道说什么好。

关老太太欣慰地笑，道：“好了，好了，快入席！等来年少瑾的生辰，可就是程家的人了！”

大家哈哈地笑。周少瑾羞得满脸通红。

等到晚上她送走了程笏，沔太太过来了。她打发了周少瑾身边服侍的丫鬟婆子，笑着拿了本书出来，低声对她道：“你要出阁了，原本准备明天晚上跟你说的，

